

望溪全集

第八冊

望溪先生文集卷七

贈送序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冊封琉球國嗣孫尙敬爲中山王故事以部郎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品服奉冊以行

天子命擇詞臣眾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爲宜及命下果爲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夷其爲將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爲使則折衝口舌之閒以求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爲難今

天子德威遐暢萬外鄉風小夷喁喁企瞻使節承命者

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羨之遭遇異時亦
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必告以所處今
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事焉又其地絕海萬
里收教所不經卽詩人所謂諮詢諏度者亦無庸以告
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
之廣大而精神澡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
載之而出者矣

送王翦林南歸序

余與翦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翦林家金壇余
居江甯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
刑部獄而翦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

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
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
園土身負死刑柰旁觀者姍笑何然箚林至則不能遽
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
居海淀箚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
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
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箚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
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墮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
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
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箚林
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

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簞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閒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眾人之所爲夫能爲眾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枉焉而眾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

淮聞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
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
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
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
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
者則太息深矚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
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
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
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
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
之愚人哉劉君奮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

以爲壽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朋寓金陵則有同里劉古塘高淳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誥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或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固而吳越淮揚閒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三數人雖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暝而不能歸雖風雨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時心最悲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悵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事父兄而家窮空

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潯陽張公招至使院賓
從雜然酣嬉聒謔而余孤子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
生者居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啟中給事
吏科忤逆奄而死厥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潯陽公
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畱舍署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
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閒回憶曩者客涿鹿時與生寂寞
相慰轉若有以自得者余倦遊計以匝歲爲止將就一
二故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矣然余縱
得歸而平生故交自彝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
居而從已所務者用此常以自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
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數人皆仰

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送奈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奮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閒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

兄弟篤愛而無閒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
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
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
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
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
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
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
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
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
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
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

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蚤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迹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旣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強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

知其臭味之不同者孰能強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
或時之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
先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第畜余
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而來遊
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獨暱就余先
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問而爲余教子嗚呼先
生之趨舍可謂與眾異心者矣夫昔之不余棄者尙或
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
加篤焉豈臭味之同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邪先生
之歸也余在塞上畱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
知先生必憊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
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
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
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
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
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
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已亥四月余將赴
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
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
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

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

戚哉

贈淳安方文翰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技
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
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
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旣遂代厲始脫市籍
駟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
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
帥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
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
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颺流餘燄之

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
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蕭然蓋周人遺學老
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
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
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
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
策之末然所取尙博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
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
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傲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
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
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

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輅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舊迹自已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